# 青樓夢/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二回　花月客深閨患疾病　蜂蝶使夢裡說因緣

下一回▶

卻說月素因挹香病重，輾轉難安，聞大士庵仙方靈驗，欲約麗仙明晨同往虔求。次日，同麗仙備了香燭，乘了藍呢中轎，往庵虔禱，求了仙方。歸來後，親手煎與挹香吃了。說也奇驗，挹香服了仙方，竟鼾入甜鄉。我且住表。

再說蜂蝶使奉了月老之命，至吳中觀其動靜。詢明當方土地，知挹香在月素家，乘雲而至，已有三更時分。蜂蝶使寄一夢與挹香，乃道：「吾乃月下老人座蜂蝶使是也。茲奉院主之命，因前日爾有怨詈之詞，適院主蓬萊山赴宴而歸，雲端中聞得，故遣俺下界示爾。爾正室鈕氏，瑞在舞謝中囡跡，本要明春相會，因爾所言貽誤功名一語，卻也真切，特改於本月二十日就能得晤。但磨折尚多，若欲宜室宜家，還有二年之隔。側室四人，現遇二人，其餘在後日，不能預示。爾前生立願要享豔福，故注定爾有三十六美相覿。惟院主怒爾謗毀神祗，過為狂妄，罰爾後年九月中受災三日，雖有救星，爾其慎之。天機莫泄，千萬千萬。」言訖，飄然而去。挹香嚷道：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我還有話說。」大喊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

四五個美人正在牀前陪伴，忽聽大嚷，吃了一嚇，齊問道：「可好些？為何又說此囈語？」挹香因蜂蝶使叮囑勿泄天機，遂答道：「眾姊姊，我此時頗覺好些。因睡夢中來了一人，正與說話，旋即別去，我故呼他，那知卻是夢境。」

眾美見挹香言語清夢，精神爽健，俱各安心。挹香又閉目翻身朝裡，細思：「方才夢中所遇之人，說什麼正室鈕氏，本月可會，側室四人，現遇二人。又說有三十六美憐我，莫不是曩者夢游月老祠，因緣冊中偷覷見『三十六宮春一色』之意麼？狐疑莫釋，且記胸中，試看日後應驗否。現下姑為清心滌慮，養好元神為上。」

月素見挹香服了仙劑，病體漸退，未及一旬，身子霍然，早喜得柳葉含春，桃花帶笑。翌日，挹香告歸，父母責他不別而行。挹香陪罪了一番，即帶了洋銀數十番，復至月素家，向月素道：「病軀昏矇，不自檢點。半月之中，蒙妹妹費心，愚兄十分過意不去。個中奉還藥餌之資，日後再當拜謝。」言畢，將銀遞與月素。月素蹙然不悅道：「妾與君友其情，非與君友其財。藥餌資妾非不能措置，今君固執而還，欺我耶，抑絕了耶？」挹香見月素如此，十分欽敬，只得收了道：「妹妹芳情，愚兄盡喻。但我既蒙妹妹周旋，又蒙代償藥餌，我心何安？」月素道：「既成知己，自然患難相同，纖介之事，何足掛齒。」

言畢，二人又講了一番閒話。挹香又往眾美人處稱謝，然後歸家。因連日在外，功業廢弛，自然要把書賦文章溫習一番。在家住了五日。

十七日，有門公來報道：「無錫過公子特來拜謁。」挹香看了名帖，大喜道：「說我出接。」門公奉命而去。

原來這過公子乃是一個舊紳子弟，名遠程，字青田。父為教諭，辭世多年。挹香與青田在青浦傾蓋，慕其恂恂懦雅，酷愛詩詞，並知熟諳象棋勢，七星一局，六門無敵，高頭兵、低頭兵、落底車三路，有出神入化之妙。為人謹厚多能，不吝教人，所以挹香與他十分相契，不啻師徒。今日聽他到來，十分歡喜，整衣出接。彼止此謙遜，同入廳堂。

獻茶畢，挹香道：「青翁一別三月餘矣，企慕之私，常形寤寐。猥蒙枉顧蓬門，不勝幸甚。請教青翁到蘇幾日了？」青田道：「自在青浦相晤後，正欲敘談闊衷，吾兄又旋賦歸與。今日到府，芝標復覿，君之幸，亦我之幸也。若問至蘇，還自昨日初到，寓金閶門外白姆橋弄內。因俗事倥傯，故至今日到府，疏怠之責，兄其諒之。」挹香道：「未知青翁駕臨，有失迓迎，實為抱歉。」言畢，命家人排酒書房，邀青田首坐，自己主位相陪。席間講論詩文，慇懃確盡。

青田謂挹香道：「吾兄久居吳下，姐妹花定皆賞遍。昨日友人邀僕往一處水榭飲酒，遇見一個校書，極稱綺麗，更兼才思異人，非凡超脫。曾記詩草中有《錦帆涇懷古》一律，寫得興會漓淋，十分感慨。尚還記得，待我錄出與兄共賞何如？」

挹香道：「好。」青田遂錄出付挹香。挹香接著一看，見下寫著：

◇錦帆涇懷古

聞說乘涼夜並肩，吳王苑里啟清筵。

六宮談笑看裁錦，一代興亡誤採蓮。

月冷荒堤消粉黛，風淒古渡咽箏弦。

至今憑弔低徊處，雲樓蒼茫水接天。

挹香看畢，大贊道：「巧思綺合，哀豔動人。不知這位小姐姓甚名誰？」青田道：「這個姓王，名愛卿。乃是良家閨媛，因兵燹至遭淪謫。然其為人，雖則青樓托跡，卻是常懷墮園飄茵之恨，絕無倚門賣笑之腔，掃空心地，屏去俗態。心閒則喜讀《莊》，聊寄幽情。心悶則喜讀《騷》，以舒鬱勃。倒像寒素書生，閉門不出。凡遇客來，無非買文獻賦，博幾兩銀子度日。是以人皆欽慕，蹄轂盈門，人咸知他青樓特拔，鶴立雞群。苟與同席，亦不過於醽醁翰墨之間，清談雅謔而已。未識吾兄會過否？」

挹香答以未見。青田道：「後日偕兄同往何如？」挹香稱善。二人拇戰了一回，然後用膳。酒闌燈灺，青田告辭。

到了十九日，青田果來。挹香甚喜，更換新衣，隨了青田，迤邐而行。未幾里早到了王家門首，只見幾枝楊柳，一帶粉牆，九曲朱欄，小橋流水。甫入門，侍兒迎接，向青田道：「過公子連日不來了。」青田道：「這幾日我因俗冗羈身，不克前來。今日這位金公子欲來拜謁你家小姐，特地而來。煩你去通報一聲。」侍兒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金公子今日前來，卻不湊巧。小姐於今日下鄉去觀競渡了，明日方能回來，如何，如何？」

挹香道：「訪美豈一到就能覿面，明晨再來過訪可也。」言畢欲行。侍兒道：「小姐雖不在家，請二位公子裡邊坐坐不妨。」

青田道：「倒也使得。」二人遂入內，見軒窗精潔，花木參天，卻是一座園亭。花臺月榭，玉砌雕欄，別開洞天，幽雅非凡。挹香贊道：「有如此佳園，宜其人之風流倜儻也。」游罷，遂與青田一同辭去，訂以明日再來。挹香隨青田至寓，不意無錫信至，促青田即日回家。青田無奈，對挹香道：「才得相逢，又成離別。僕家中有要事，不能逗留吳下，明晨就要動身了。後會有期，君宜保重。」

挹香十分掃興，乃道：「前與青翁匆匆賦別，今青翁又欲言歸，相見之緣，何若是其淺耶！」青田又叮囑了一番，兩下相別。挹香回家。想道：「如今過青田已去，幸得認那家住處，明日我獨去訪這美人，倒也清淨。」胸有成竹，反覺歡欣。

次日，挹香果然獨至王家，適愛卿已歸，挹香命侍兒通報。良久，侍兒出謂挹香道：「小姐尚未起身，請公子少待。」挹香唯唯。坐了半晌，又一侍兒出道：「小姐現在梳妝了。」又有頃，見侍兒持白銀煙袋出來道：「小姐梳洗已畢，已在那裡更衣了。」挹香此時心神已醉，雙眸子罔不顧酸，只眸美人出來。正睃之間，忽聞洞天中重門啟處，嚦嚦鶯聲道：「小姐出來。」言未畢，只見一人從繡帷中蓮鉤窄窄，如輕燕般娉婷嫋娜走將出來。

挹香知是愛卿，便暗暗偷覷，見其衣杏紅衫，束藕絲裙。臉暈微紅，如芙蓉之浥朝露；眉橫淡綠，似柳葉之拖曉煙。彷彿嫦娥離月殿，依稀仙子下蓬萊。果稱紅閨絕色，實堪於眾美中特拔一鼎。

於是，挹香兢兢上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僕慕芳名，如雷貫耳，欲思一覿，深恨無緣。昨遇友人過青田，論及芳卿奇才藻思，企慕甚殷。蒙渠挈僕登堂，未獲覲及蘭儀，而覿面宜遲。芳卿又有競渡之興，使楚靈均千古波濤涵泳乎。卿之性情，愈覺其嚼然而不滓也。今日過青翁有事回家，僕冒昧登堂，猥蒙容見蘭階，得償素願，真三生之幸也。」愛卿道：「妾村野陋姿，自慚蒲柳。昨蒙君子枉顧蓬門，自怪遊興太豪，致疏迎接。今君弗咎前愆，草廬復踐，妾不勝慚愧之至。」挹香道：「僕素性癡狂，幸蒙諸姊妹常存青眼，故紅樓翠館雖亦物色一二，欲求愛姊之豐雅韻致，掃盡青樓脂粉氣者，竟不可得。卿非閬苑司花耶？真才不問可知矣。前者過青翁朗吟愛姊《錦帆涇懷古》佳什，令人歆

服無已，吾輩鬚眉真欲愧死矣。然觀卿如此韶秀，如此捷才，又加如此端麗，可惜誤生門戶，以致沉淪，不勝浩歎。」

愛卿見說，淒然道：「妾非王氏之女，本籍松陵。父親鈕月泉，曾為處州巡檢。後因兵戈擾攘，十四歲即失怙恃。伶仃弱女，何所靠依，乃被鄰婦王氏誘入青樓。撫懷及此，言之痛人。每欲擇一從良計，一則未得其人，二則假母處又不肯放，是以輾轉難安，恨深骨髓。」

言訖，淚珠兒撲簌簌流個不住。挹香道：「原來愛卿姊是舊家淑媛，宦族才人。泥塗太璞，雪忌明珠，遭逢若此，良可悲歎。但所言未得其人，不知欲得何等人，方選人姊姊青眼？豈吳中極盛之人才，而竟無一人如願者乎？」愛卿道：「妾自墮燄火坑之後，閱人多矣，奈何欲得知己者竟乏其人。或遇一二知心，總帶紈袴習氣，曷敢以終身遽訂，致慨『終風且暴』之詩。是以落花無主，動輒俱難。」

挹香聽了愛卿這一席話，又可憐，又可羨，又可哭，又可喜，心中早已默契，乃勸慰道：「愛姊安心靜俟，忽悲傷玉體。待否去泰來，自然變災為福。」愛卿見挹香舉止端莊，語言誠實，大非輕浮子弟所能，居然品高行上之士，心中也甚敬重，即命治酒相款。正是，

紅絲千里姻緣繫，一見相憐情已深。

不知席間說些什麼話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